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目錄二卷(二)

〔明〕李維楨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三配鈔本)

.....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目錄二卷(二)

〔明〕李維楨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

九年刻本(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九

十一至卷九十三配鈔本)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邵太素詩序

蓋程氏有理障事障之戒而其弊莫切于今之稱詩者
余官武林時侍御史鄧遠游方爲秀水令讀其詩而善
之大江以西故多理學大儒而理學之文於詩法似不
相入學詩者襲之味如嚼蠟二三人振起其衰則又
援引僻詭造語晦澁棘人唇吻遠游去二障卓然大方
矣久之見鄧孝廉太素詩識所獨造學能通之思所獨
至力能副之氣所獨往法能裁之無常師則各家具備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有餘蓄則諸體兼長以古爲今以今爲古不卽不離可
愛可傳舉余所知與遠遊左右啓肱其惟太素乎太素
家豫章豫章郡爲都會其形勝在郡介者余嘗窺其大
致按圖而索之太素詩中滕閣爲藻麗龍劒爲雄峭南
里天柱爲幽絕浮丘洪崖爲清曠秋水長天爲博洽鍾
陵紫氣爲韻致西山朝雲南浦暮雨爲錯綜變化神州
后土所鍾美豈淺鮮哉夫天地間無非理無非事詩詎
能出事理之外如二鄧詩理在而不拘迫不野俚事在
而不猥雜不眩怪始可與言詩也已遠遊雖早達要之
以其詩鳴寧假一惠文冠爲重太素詩與公車之業並

工遇合有時取科目特緒事耳他日采明詩者目大江以西有二鄧維我鄉國地靈寵嘉之矣

孤桐集序

尹長吉故貧士偕計吏上公車不遇者三而貧日益甚誦讀日益勤著作日益富且工當植雙桐齋前僅存其一人之高三十尺柯葉蒼藹炎暑爲涼實離離可餐也長吉樂之嘯詠其下斗酒自勞與會所至翰動如飛累數千萬言不休以爲是孤桐助我而固以名其集云或言昔者禹平水土隨山刊木知嶧陽孤桐之材也而使之作貢以爲琴瑟輔之以八音諧之以五聲六律歌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二

以九功奏之以九成其究至於和神人儀鳳舞獸周之盛也桐生朝陽而鳳集之其鳴嘯嘯皆鳥能擇木莫靈於鳳鳥非桐不棲故周王不惜車馬延致馮翼孝德之賢網紀天下釀爲太和與唐虞比隆使桐不逢禹則亦與草木夭喬等耳使高岡無桐鳳亦何所覽德輝而下材如長吉不得步夔龍之武躡干羽之階簾蕭韶之響從卷阿之飄風矢詩遂歌乃樹之無何有之鄉壤壤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倚樹而吟據梧而暝生材之謂何是集也無亦自鳴其不平耶當不其然知我希者則我貴士求爲可知而已人之知不知奚計焉吾聞桐枝

濡毫而空中難成易傷須氣足而始華詩之先氣質也猶是也吾聞拱祀之祠無不知愛場師舍而養賦棘則人賤之詩之貴擇識也猶是也吾聞龍門之桐必師摯以爲斲野滿以爲絃釣以爲隱珥以爲約師堂操暢伯牙作歌而後音樂乃成詩之萃衆美猶是也長吉集其氣豐厚勃挺矣其去取審擇矣其庄蓄宏博矣歸禹貢而升周庭侯之時耳爨下之焦遇者鑒賞亟收之爲古今琛寶而況其全材若是詞人仗境生情亦或託物起興吾竊謂長吉之於孤桐猶宋子之麗豎像燭吳元中之遠山喻麋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三

李

李成白詩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逐臣怨女牢慄不平之氣迫而成聲可以被絃管垂竹素後代詩能窮人必窮後工之說所自來矣粵人李成白蓋余同榜若臨觀察之子早歲登賢能書可芥拾青紫而以誼誤見格六年無爲分明者不得已而寓之遊栖栖靡所遇合不得已而寓之詩偃仰溪山流連景物含毫匠意擷管命辭調不卑下而能無亢語不寒儉而能無頗意不衰沮而能無懟至傍人口吻齟齬效顰薄不屑爲也豈非窮而後工之驗與夫士不遇時輒無疾而呻

吟側身宇宙若無可措躬不即搖尾乞憐同流自污乎
而資適逢時且不任其恣睢而成白獨馳騁風雅含咀
英華以詩名家如是今覆沒之冤雪且有期須之雙鶴
復信上可爲張曲江開統千古下不失爲徐仲行先鳴
一代豈目前所造盡其涯涘尺幅哉成自有幹亦能詩
類區惠恭其伏習可知已余併及之爲藝林美談

南都吟序

余嘗考粵西故實漢則蒼梧陳欽治春秋左氏傳以經
術名唐則陽朔曹鄴以詩名宋則宜州馮京以三元名
皆通顯迄于本朝衣冠文物與上國等賢科相業其人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四

不乏而稱詩者寥寥余耳目所相及獨張羽王詩有聲
仕無中人權類不達豈其有遺行耶抑所遇非時也今
宜州張先輩直之以春秋起家三上公車不第而好爲
詩嘗從父客南都師友名流游覽勝蹟有味乎張曲江
之言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
夫曲江崛起粵東而持論若是區區篋篋中物不可揚
於王庭必以東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爲營宇疏淪其
心澡雪其精神寄身翰墨勤思竹素譬之鳳鸞非梧桐
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譬之入芝蘭之室久而
與之俱化譬之百川學海而至千海則其所取塗正而

習染深也余見其南都吟意所謂彼都人士出言有章
者問之乃知爲粵人耳直之懷刺及門與余定交言其
家中丞吉山公自楚興國徙宜山而馮當世又自宜州
徙江夏若以爲楚地靈人傑兩相得而有合不盡由粵
故然勾漏丹砂合浦綠珠非粵產耶天生材不擇地材
由天造易地則皆然也假令兩公凡偶近器卽寘之南
都不可化誨而楚與粵何有才如直之粵生之南都成
之天道能成人人道必因天其年方壯業已治經爲陳
稱詩爲曹向後爲當世與先中丞時有待耳蓋昔張氏
有平子者賦二京與南都而孫綽獨以二京鼓吹五經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五

譚友夏詩序

友人譚友夏嘗序鍾伯敬詩謂子亦口實歷下生耶不
知者河漢其言而余竊以爲獨知之契也輪扁不云乎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今所讀書古人之糟粕耳
取糟粕而爲詩卽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清言秀句皆
若殘津餘沫而何有子歷下友夏詩無一不出於古而
讀之若古人所味道夫三百篇未敢輕許人其近者莫

如漢魏漢人詩傳流較三百篇更少六朝惟晉人去漢
魏未遠曹子建謂仲宣數子不能飛驚絕跡一舉千里
晉陸士衡云精矐矐而彌鮮物昭華而互進傾羣言之
瀝浹六藝之芳潤又曰雖杼柚于予懷休他人之我
先荷傷厥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友夏持論類此宜其
詩之不爲今人爲古人不爲古人役而使古人若爲受
役也余欲以宋齊迄唐人語目友夏友夏必姑舍是鍾
記室品王仲宣在曹劉間別構一體劉公幹仗氣生奇
動多振絕眞骨凌霜高風跨俗衛張兩司空道左大冲
言不苟華必經典要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殆近之矣試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六

以質諸伯敬何如

冒伯慶詩序

文人相傾遂成結習獨異志云梁沈約心僻惡聞人一
善如萬箭攢心余詳考其素行實不然約善謝眺王筠
詩取張衡子光愛曲江公子幾稱韋纂於梁武學非臣
輩裴子野著作吾弗逮也美朱异文義一日三復何遜
詩不已貴劉勰文心雕龍常陳几案共劉顯策事不嫌
示短劉杳作鍾山宅贊喜覺地增十倍書何思澄詩於
新構閣壁以謝靈運辟塵帳名其香爐又恒言王有養
炬謝有覽舉生平不矜已長好善憐才弘獎後學俱著

姓字難見史傳小說中不一而足雖與吳均劉孝綽
浪語亦自成趣而鍾嶸第約詩抑在中品說者云嶸嘗
求譽於約約拒之此品實出宿憾或卽悠悠之譚出忌
口耶史稱謝玄暉詩任彦昇文約兼有之邢子才北士
無雙極服約文用事不使人覺梁武帝謂詩多而能者
約任昉好著詩以傾沈終有才盡之嘆張率詩託名約
處訕便爾嗟稱庾肩吾述簡文書約文章冠冕述作楷
模當年定論如此卽嶸稱約一時之選兄重閭里誦詠
成音品或任臆見軒輊不必報憾也友人冒伯慶海陵
才士知名三十年其序王先民詩盛有所稱引先民當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七

之無愧而伯慶不靳游揚力若欲吹噓上天至談海內
大方家及後來之彥片言隻字合作擊節賞之津津不
啻口出余嘗深味其言以爲有先進長者風比見伯慶
詩故自不凡乃知古人虛其心實其腹若江海爲百谷
王以其善下夫才天下之寶也當與天下共之旣以爲
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人實有心亦實有口豈一
人相傾之言能塗天下萬世耳目好詆訶人徒自居薄
耳伯慶能詩是以知詩能服人詩是以能爲勝人詩竹
林話評約詩閭闔踈鐘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有度
此可評伯慶詩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斯之謂乎余服

磨伯磨高誼因采約諸事萃而書之與伯磨並傳溫室敦厚詩教應爾古今人寧果不相及也

嘉樹軒集序

江夏張茂才無疆其先以武功爲材官傳之大宗世世不絕而曾王父別爲小宗以明經授博士至其王父若父皆郡博士弟子員王父故有精廬羣族之子姓講業其中歲久頽敗所種樹惟一檜兩胡桃無恙而無疆稍就其地索綯乘屋以居友人潘景升顏其軒曰嘉樹無疆善經生業又好爲詩旦夕坐軒中沈吟召二三知已和之相與評賞以爲快而已婦子薪水不給如不聞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九

三年而詩名日起丁給事元父集其詩以軒之名名之無疆持而視余邑邑不自得也張氏歷人四世矣而故物獨此樹求益所以紹明其先緒獨此集貧者士之常一至是乎余曰不然君不見漢東西京時事耶貂蟬盈幄車馬累世乘朱輪官侍中將軍列侯或數十百人其人刻字靡得而稱焉而白首治一經若文學掌故博士之屬傳之儒林千今不衰范蔚宗世擅雕龍至鄙薄梁鄧金張爲不足道此其遠者也君家高太父而上傳珪襲組赫然盛矣今安在哉夫使君之父若王父若曾王父有聞於今日者以君是集也使君得是集語而稱之

者以君之父若王父若曾王父食貧也向令君三世富厚兜登其業而綺紈其習視先人手澤方以爲田舍翁辱事棄之如遺迹何軒與集之有晉趙宣子奏角弓之詩以稱季氏季氏因其譽嘉樹也而封殖之意豈在物重其人耳後之人讀子詩而訊所爲軒若樹當爲江夏增一故實矣君之才情於是乎寄聲名於是乎出世德於是乎顯樹與集交相重也何乃以爲貧而少之乎無疆謝曰敬受教請書其語爲集序

青溪小草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九

殊鮮今年國學鄉校拔士試于京兆凡六千人春秋財十之一余見敬身試卷學博而詞宏章妥而句適擊節嘆賞謂必輪魁而棄不收爲之扼腕乃敬身殊自信非戰之罪也故人客秋浦者招之敬身裹兩月糧適大江而上窮諸山水之勝流寓弄水亭亭俯青溪以李供奉飲弄水中月之句得名敬身所爲詩殆百篇學博而詞宏章妥而句適猶之其試卷也蓋金陵青溪最著然可褰裳涉古人題詠不專以一家取重却僧施泛舟溪中每經一曲作詩一首曲已失其故詩亦泯泯無傳宋人記青溪南來九華東引九華名山溪與並稱當在金陵

一亭不名溪而以供奉詩地之因人而重也如是敬身游方兩月其詩較供奉客秋浦時倍之攬結彼土山川靈秀而出之成毫端五采真才上哉九華故名九子供奉易之至今遵用不改他日讀敬身詩必有以青溪名亭者供奉驕歸弄月而來當無忤耳

如吳草序

皇甫持正序顧連翁集云吳中山泉氣壯英淑恠麗太湖巽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嘖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生其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照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

大必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十

序

勵者今吳中人稱詩十五而名家若皇甫所云亦指不多儆胡子延汝郡光州人也爲吳遊有如吳草輕清鮮榮駿發踔厲與吳山川物產相映發矣子延父余同榜以侍御史謫稍遷雲間守罷歸而後舉子延子延不及父宦游時而其父所不得吳於宦者子延乃得吳于詩意必人有造于吳而吳之地靈以此子爲報耶連翁晚喪子已復生非熊卽前子再來則子延之鍾吳地靈容有之余獨謂連翁生于吳能以吳地靈發于詩此未足奇而皇甫猶推重之以吳之不能爲連翁者衆也子延財如吳而其詩應吳地靈已若是連翁當唐貞元中詩

難與初盛抗行子延詩今駸駸度驂驪前方富於春秋學力日新富有向後入上國覽中亦凌厲八極耳目意知益高遠視吳東南一隅猶彈丸黑子也于華陽隱居何有

七幅庵稿序

傳遠度有圖七幅構庵奉之以爲客而自爲主故曰七幅庵主人圖各爲之詠名七幅庵稿云七客者何巢由洗耳絕世異客也傳說應夢治世正客也稱衡擲鼓震世烈客也司馬滌器玩世俊客也朱詹抱犬待世苦客也許彥負籠戲世恠客也天龍立指了世解客也七客

大必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十

序

潛見殊時奇正殊迹而合千古於一室之內又以其身爲主若生死肉骨與共敝居談論異矣昔趙岐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居賓位自居主位皆爲讚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遠度異才其爲此無可異者恒人視之則異耳張伯高深于書歌舞戰鬪皆成書蘇子瞻深于文嬉笑怒罵皆成文遠度之文寧可以尋常蹊逕求耶余聞遠度將種少失怙恃儻嘗險阻艱難亦畧似臺卿臺卿生于京華耳聞故老之言日見衣冠之疇心識賢愚之別嘗夢黃髮士玄明者與言善否無所依違所著三輔決錄其人旣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斯

以定遠度陪京人耳目心智高明不遠意不滿一世而
遠度亦夢借王喬空同麻姑密妃游作藏樓記與臺卿
同澤園歎當世不可莊語龍門史藏之名山子雲謂後
世必有子雲知人實難人實難知居今之世懷古人俟
後人誠傷夫知己者鮮而寄其無聊之思也遠度別有
歷代詩選曰桃都集文選曰玉樓集有古先生大英雄
三異人五爽氣諸傳烏衣燕子諸小集累萬卷述作之
富較臺卿過之臺卿年九十餘而後竟其業遠度甫壯
一日千里孰能程其脫駕之所居州言七子如徐吳有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 序十一

汗漫遊序

范鴻超文名日起游道日廣所至禹東易水雒下婺州
治城得詩各如千篇而名之曰汗漫遊其言蓋出淮南
而大指本之莊生夫游無定方而汗漫則益無端崖莊
生吾極情微廣大著書首以逍遙游名篇故不爲學詩

而發鴻超以游成詩以詩壯游入南華之起深矣夫詩
可以興觀怨羣事君父動天地感鬼神多識草木鳥獸
之名而末學膚受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此蚬與鸞鳩之
飛拾榆枋笑大鵬奚爲九萬里也以適莽蒼三餐適百
里春糧而當三月食適千里也民生異俗剛柔輕重遲
速異齊天子巡守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而聲歌亦各
有宜風雅頌之義商齊之音聖筆刪定十五國區分矣
守一端之言寡六通之知是已非人黨同伐異韻不越
沈事不下唐江左既目中原僞楚中原亦病吳兒妖浮
此宋人章甫而適越不知斷髮文身之無用也詩者志
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材品殊賦景物殊適亦各
言其志也矣而口實好古寄人籬落樂府取不可解之
字酬和次不可諧之韻或無病而效顰無喜而獻笑此
尸祝代庖人樽俎而不思夫鶴鶴偃鼠欲顧自足也御
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反有待者也無風則莫行也詩爲
匹夫匹婦可與知能之道能詩亦宇宙恒有之人而善
詩者所遇不合輒憤怒悲懣播之篇什側身天地如不
我容此未明夫不龜手之藥得時則裂地封不得時則
泝泝統而憂五石瓠之無用不能樹大樗于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也余讀鴻超詩千古之事百家之書靡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

序十一

探討河山之靈秀靡不攬結人情物理之細微曲折靡
不完悉有具體亦有偏至有師承亦有獨造外因遺會
而內發胸臆譬之斲輪削鐻相馬解牛天機得而形不
必拘神理運而法不必泥時出而日新擬議而成變化
以彼其才於拾青紫而數厄於京兆試然其中自定不
以譽加勸不以非加沮視榮辱之境如野馬塵埃任其
相吹六月以息培風而後圖南鴻超之游于詩也幾乎
道矣謂之汗漫不亦宜乎鴻超有叔漫翁其自署與鴻
超之署其詩同而游輒躡詩輒進試以余言語之無乃
嘲余有蓬之心也夫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詩

潘景升如江集序

潘景升才名垂五十年與余交垂四十年其所爲詩行
於世十數種自弁州而下海內文學之士序之凡數十
人卽余嘗爲序嚮嚮慕上兩集微第稱其詩雖景升爲
人可以槩見猶未愜於志而以晚年涉江金閭兩集貽
余曰子老矣事有不可知更爲我序余于詩無所解而
好景升詩日置座右三復竊有所窺則諸君子序發舒
殆盡無復可置詞蓋潘代有聞人而以詩名家實始晉
安仁後人評騭謂爛若披錦無處不佳謂孔氏之門可
坐廊廡謂源出仲宣而郭景純憲章之謂詞鋒景升

思雲轡前史儔于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謂洛陽才子潘
爲先覺謂選言簡章清綺絕倫今去之千餘年而甫有
景升信乎才之難也亦有不足於安仁者謂淺而淨謂
質勝於文有古意而澄汰未精謂開排偶之端古詩一
變夫淨則何嫌於淺惟質勝則不必精而後得古意風
會遇降詩格因之排偶不盡師古而可師今皆未易病
安仁若吾景升能於排偶中不失古於穠冶深沉中能
淨能淺故自勝耳昔人評安仁詩十之六文十之四今
人評景升專於詩不及文而詩人之文可並駕者如景
升復幾何人景升美鬚髯姿儀映麗少年游行車盈櫛
果才貌殆難甲乙惟安仁輕躁趨利爲二十四友首甚
負其母卒使溝壑餘波及人景升年踰艾不求聞達衣
逢掖之衣所居重二千石家公老無恙承歡養志校閱
居賦倍甚交友率韻士視大人巍巍藐如也安仁所獎
許非徒溫雅別見孝悌之性景升蓋身有之豈夫家風
詩徒託空言已哉余知景升深因評詩及此大地兩戒
江其一也景升嘗游燕趙梁宋間財深指而于吳楚越
最久余將校景升詩都爲一集取潘才如江語以如江
爲名如猶涉也金閭江介也景升意云何且就正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詩

升詩者

鸞嘯軒詩序

友人潘景升弱冠善今子業厭之爲古詩有兼葭館草
已而里中汪司馬先生解組歸首執贄問奇因與其諸
弟苦四方詞人遊新女者爲社有白榆社草已遊吳越
遊燕久客白下有東顧草谷草冶城草武林虞澹然
名之曰鸞嘯景升遂以名其軒諸草皆彙而隸之而豫
章鬱儀王孫取五音第爲五卷未竟下維吳明卿先生
與義與俞羨長成之於是諸草廢而鸞嘯獨行傳言鸞
如翟而五采鳴中五音蘇門山人喟然高嘯如數部鼓
吹林谷傳響文非一采聲非一律兩君之目景升詩義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七

昂尤篤友誼不侵然諾詩得之故發揚蹈厲奔詣而秀
出所流覽自六籍諸子史外濬源蘇李揚波鄴下衍
潘陸掇葩顏謝貞觀大曆之間時奉盤匱奔走故比物
連類博而有委麗而有則窮理極境句鍊字琢不欲以
一類損運城相如腐毫子雲湛思故婉而深近而工爲
雅頌則冠冕佩玉之度朱絃疏越之響爲樂府則擊筑
易水之哀橫槊臨江之雄爲雜選絕律則右丞鮮潔左
司簡澹工部沉着青蓮豪爽之致爲齊梁小調則迴風
豔雪玉樹金荃之態古人所長靡不具體是其所爲鸞
嘯也與哉或惜景升不能韜光匿響以雕蟲小技自鳴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七

李組修集序

唐以詩程士家習爲常業其在李氏父子則百藥有安
期適有季卿善有邕懷遠有景伯端有虞仲程有廩泌
有繁瑛有沈惟栖筠吉甫德裕三世爲盛其人不必相
卽相不必全名其詩不必當盛時大家卽當盛時大家

不必善作善述才之難也久矣自師李文定先生拜相七年扶嘉靖末造佐隆慶守成天下享和平之福所爲詩具貽安堂集中垂紳正笏之度光風霽月之懷溢毫素間非小夫雕蟲所敢望先生八子率善詩最小者最奇而李于菴中守伯仲二子才情超超玄著仲子組修縣令詩有賦有選有近體有長篇以精心按往格出之有自而合之無迹至于賦選則今末學縮朒不能爲也大槩溫厚清遠樸茂雅馴一遵文定家法聲音之道與政通文定以其政爲詩相業爛焉名世異日組修以其詩爲政孫謀祖武若合符節作唐書者有宰相世系表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

七

謝

集唐詩者有花萼連珠家藏集當不及今李氏祖孫父子兄弟之盛矣夫科目爵祿蟬蛸之羽耳古王侯將相名湮滅而不傳騷人墨士片撰升堂傳之至今得其時則文定之政非其時則文定之詩兩者相提而論何嫌乎哉余壯不如人老無能爲甚愧稱文定門弟子而樂文定有賢子孫爲題組修詩簡端以志屬望之意云

秦京詩序

故事諸生高等者予之廩食程其年勞而貢之非久拜廣文爲諸生師其次太學者名之曰貢監除郡別駕邑長吏其非諸生以貢入太學者名之曰例監所拜官不

與貢等而頃者國計詘廣需餉之令諸生廩食歷年多寡關不通小捐貲入太學名之曰納貢視例殊科矣而一切例視之下不得廣文上不得郡別駕邑長吏豈謂其人固易與耶不佞所知有汝南秦京者奇士也京爲諸生高等有廩食矣數試于鄉不第而家貧甚愛京才者助之貲貢于太學京逡巡不欲上其父母迫之京曰漢司馬長卿非貲郎耶聲施到今彼有所以貴司馬者我非薄納貢也既貢矣就京兆試者再再不第遂不復就試其知交詰之京曰漢公孫子年垂七十對策不擢第一耶其文采不耀于後世彼無所以貴公孫者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

序十九

謝

我非薄應舉也于是棄舉子業而益肆力于詩京師名能詩有拔俗之韻者道京不容口諸貴人有力者莫之知也京亦未嘗以衣裾櫛其門諸與京若不佞遊者謬以不佞可言詩出京詩視之不佞異其詩更異其人乃往候京京且走匿有頃知爲不佞始出見朗俊機警籠蓋人上試一交言勃率理窟殆是峭函之固不佞乃大斂枉讚述恨相得晚久之往還無間知其難則非復一事昔長卿言賦家括宇宙總人物縈組成文錦繡爲質京殆其人耶山東鄙人卽爲丞相封侯宜京之不屑已今縉紳輩布袍龍謁者相望而韋布士視縉紳少遜其

故三丘一壑不盡悉四方之故華門圭竇無所蓄
書則聞見隘矣博士家言與古文辭體製不相入而詩
爲其拘儒禁不得寓日雖通才弟取涉獵則功力踈矣
仕宦而趨富貴無所事詩貧士遂遊於富貴間非詩無
以爲媒則趨操下矣索詩於布衣索布衣于長安中何
地幾有要其技止於近體要其學止於近代溝澮之盈
可立待涸也京雖貧割其衣食購書呻吟佔俾人將休
不休人將臥不臥又好遊簪冠蒨屨歷覽名勝因以得
其山川謠俗翔實太初宗廟禮樂士季武庫矛戟實能
兼之舉子業斐然有意與古文辭相發不必離之而稱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詩二十

雙美至其塵芥軒冕鋒鉅嶷嶷吾目中不可再得矣其
詩體備而語必無襲字琢句劇而氣必無傷藻麗微婉
各臻其致而格必無卑精神挺動大似其人京以一字
字以頭責名齋其奇類是是編出縉紳貴人無以例與
賁薄天下士而愧夫射策擢甲科取功名者曾不得如
京可傳也

尹于皇詩序

自詩能窮人之說興而無巖穴處士之行長貧賤者託
焉以爲詩必窮而後工則唐虞之喜起商周之雅頌寧
窮士作耶蓋才有待以興亦有助以長槁項衡門耳目

所睹記別淚所營終期不越旦暮地不越尋丈幽玄枯
窮約壹鬱卽有結撰不勝寒儉之態豈其才不若人
其居使之然也余所雅遊尹于皇氏者爲中丞公冢子
自舞象之歲而詞鋒穎銳後先督學使者無不置高等
所至王侯卿相分庭抗禮授簡乞言謂于皇窮士不可
然年逾壯矣名不登賢能書黃口小兒能誦村學究語
田舍翁不識一丁行金錢貴人曳青衿游鄉校于皇乃
與此肩爲伍天步多艱國是淆亂中丞公切靡盬之憂
卽于皇詎能晏然無介于懷謂于皇非窮士亦不可于
皇昇統緒之好而薄公車之技游思竹素準則先民嘗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三

從中丞公事四方異書必購異人必造異境必詣異事
必覈聞聲思附同方合志日知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故
其詩和三百宗漢魏與廡六朝三唐博于丘壑而嚴于
師匠景有所值事有所感情有所會必寓之詩觀其所
爲旃檀齋稿者體有九卷有十言殆近萬京都宮闕之
鉅麗大地河山之靈秀衣冠玉帛之雍容邊塞兵戎之
悲壯鴻生學士之嫺雅逸民獨行之修潔忠臣貞女之
勃挺俠客酒人之慷慨羈旅弃婦之悽惻無不具足無
不肖像藻綺者不墮浮誇澹泊者不窘邊幅軒豁者不
失雄豪奇崛者不乖典則與境合氣從意暢彼其

至之物絡繹輻輳使人應接不暇而皆受命于寸管然
縱出治出之如一手可以采太史可以歌太師可以稱
大方矣設于皇而窮仰面看屋梁腐毫斷蛇蛙蚓之聲
不覺淫淫安所益其智慧發其興況得此佳言如玉屑
乎余按于于皇而信詩之不必以窮工也于皇不以其
所窮自隘不以其所不窮自侈詘於一時而申於千秋
雖未有才如于皇而終人下者尹氏之先有吉甫其風
肆好其詩孔碩而後裔不克紹以世卿取譏春秋于皇
勉之哉他日嗣中丞起家顯庸清風穆如濟美吉甫詩
能窮人乎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

序

游

陸長倩詩序

王太古善陸長倩詩又善其爲人已而長倩過余翰寫
款誠遂同舊體贈余詩四章詞致清雅比見他作皆稱
是長倩蓋二陸之後世家雲間頃始從江都以藉自占
尋爲諸生淵源階級可躡尋也余嘗誦士衡文賦云執
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豪士
賦云我之自我物之相物代大匠斲必傷手今之爲詩
者模擬刻畫形神不屬已乖本趣而拾餘唾割餘錦幾
同臚篋探囊大爲雅道辱何惜傷手哉長倩以自有之
情寫自見之景以自受之才運自然之語獨成一家料

擅其於二賦微指真不愧雲間適齋矣久困諸生而爲
詩壯長克然自適不伎不求於所謂希世高符營道矧
心曾不介之胸中彼不聽華亭唳鶴不飽千里尊羹本
下盜鼓而局促參佐屏東頭一間屋翮栖火樹鱗委湯
池孰愚孰知寧可同日語余是以善大古善取友也

許覺父集序

吳下詞人雲起而張伯起王百谷鄒彥吉三先生爲雄
伯知名三朝歷五六十其年其所師友四方士以千計三
先生一言而使人重於九鼎大呂然而親昵者貴有力
者巧噉名者絕不輕爲標目余嘗從三先生集中見其
序許覺父詩稱其詩特盛蓋至再三不厭以爲覺父何
修而得此於三先生比見覺父裹青衿質直踈豁不類
吳儂已盡讀其詩而後知覺父宜受知三先生深也詩
名江楓集有賦有樂府有古詩有五六七言律長律絕
句體格法古人而不必立異於今人句意超今人而不
必襲迹於古人至于前後迴文詩以二十字錯綜變化
爲八百篇則蘇若蘭所不逮而簡文湘東輩寂寥短章
又無論矣斯才人之極思而藝苑之絕技也其所以名
江楓家在楓橋江村間取張祜楓橋夜泊江村漁火之
句耳余謂唐人詩坐愛楓林晚紅於二月花覺父不向

大泌山房集

卷之三

序

集

百花洲采香逕爭妍開豔而愛江上丹楓雖久因諸生
曾不改其故步所寄喻深矣所趨操正矣集嘗入偷兒
手幸其猶于腹笥而手書之夫偷且知重覺父何況三
先生昔有咏楓落吳江冷者頗膾炙人口其全什不稱
遂投之江流今覺父江楓全集合作

未知三

先生鑒裁以就爲優論定之後當有編泉山秀句風雅
拾翠爲圖者與楓橋江村名勝並傳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唱喝稿序

韓昌黎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下者孟郊以詩鳴此其說出莊
生天籟地籟蓋言風也風豈專爲不平故耶山林畏翠
大木之竅不同而風聲隨異寧惟林木凡觸而成聲者
皆然有平有不平物所自受而風何與焉程大昌謂詩
有南雅頌無國風季札觀魯樂十有三國紀國名而不
言風然子夏序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風風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與下安往而非詩安往
而非風而獨曰在下者以詩鳴乎不平甚矣江南之役

郊言不平然者昌黎意欲規之故曰在上奚以喜在下

奚以悲哭其善鳴而究其不平亦風人微言相感動之
意耳昔人目孟詩爲郊寒將無所謂不平者卒未遺之
胸中而與風終相遠耶武陵陳性甫家世貴顯而性甫
爲諸生屢舉不第未嘗有不平介于懷含章養素坐一
室掩萬卷窺千古情所會景所值一寓於詩其變不窮
而其則各當以南華質之憂而若激疾而若謫粗而若
叱細而若吸高而若呌下而若譟深而若突切而若咬
詩莫不有之物無萬數而致則一吾見性甫之以平平
其不平也未見性甫之以不平失其平也性甫詩誠風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三

序

華晉民詩序

嘉靖初士大夫言詩宗初盛唐而丙戌爲庶吉士者最
盛吳中凡三人華子潛學士袁永之學憲陸浚明給事
一時之選也三先生官不達而學士以盛年謝事至慶
曆三三星故其巖居詩極爲藝林所推少子起龍詞